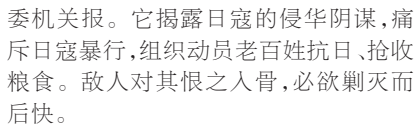


追寻小英雄的足迹

朱悦华



路边，一座洁白肃穆的石碑，面向村庄方向眺望着。

这是滚龙沟79位乡亲遇难纪念碑。当年，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，村民们始终守口如瓶，绝不说出报社电台藏在哪里。遇难的乡亲们里，年龄最大的72岁，最小的只有三四岁。

沿山坡继续上行，四道壕口的烈士碑林，长眠着晋察冀日报社6名编辑记者与滚龙沟遇难乡亲的英灵。抗日儿童团团长闫富华的墓地也在这里。

多少年来，滚龙沟村民史林山穿行在这条山路上。他是当年的抗日儿童团团员，也是闫富华的儿时伙伴。闫富华排行老二，村里人叫他二小，史林山则叫他二哥。村里人说，13岁的儿童团团长闫富华，就是那首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中王二小的原型。

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，它像一把尖刀，插入敌人的心脏。1940年冬天，一支由晋察冀日报社与新华广播电台组成的200多人队伍，悄悄进驻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村。村民们亲热地把他们迎进自家土炕上。

史林山记得，队伍来的那天，年少的他兴奋地走来串去，新奇地看着这些戴眼镜、扎绑腿的年轻战士蹲在地上，在膝盖上写文章。60多年后，当年的《晋察冀日报》编辑陈春森重回滚龙沟，70多岁的史林山见到80多岁的陈春森，两人拥抱着一起，热泪盈眶。

那时候，儿童团团员史林山会给《晋察冀日报》编辑送信送电报，给藏在山洞里的伤员送药送饭。在葫芦上割一个小口，装上火或粥，再盖上口，用绳子提着，一溜小跑，到了山洞，粥还热乎着。

史林山原名路五祥，生于河北省灵寿县南营乡。8岁那年，他和姐姐随母亲逃难到河北省平山县滚龙沟。同村的闫富华比他大一岁，浓眉大眼，虎头虎脑，经常带一帮孩子在山里放牛、打鸟、追兔子，人称“孩子王”。闫富华护着瘦弱的史林山，不允许别人欺负他，还常常带柿饼、玉米面饼给史林山吃。史林山从心里依赖这个“二哥”。后来闫富华当了儿童团团长，经常与史林山一组，以放牛做掩护站岗放哨。

二

《晋察冀日报》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党

委机关报。它揭露日寇的侵华阴谋，痛斥日寇暴行，组织动员老百姓抗日、抢救粮食。敌人对其恨之入骨，必欲剿灭而后快。

1941年9月16日这一天，是史林山心里永远的痛。

那天，闫富华和史林山在山坡放牛，两人不时机警地望望山头的“消息树”。消息树是在山顶竖一根杆子，杆子上挑着块布或褂子。消息树往南倒，表示敌人从北来；消息树往东倒，表示敌人从西来。

此时，报社电台已转移到山里一个叫铧子尖的地方。闫富华家就在这儿，编辑部也设在他家。

为保护出报，报社武装梯队和村里游击组埋伏在附近山上。史林山说：“一有敌情，大家闻风而动，收稿子的收稿子，缠线的缠线，埋机器的埋机器，十几分钟转移完毕。”

这一天有些意外，有人说是出了叛徒。担任外围警戒的游击队员李奎元没来得及发出消息，就被敌人捉住了。他宁死不说报社藏在哪里，大声呼喊报信，当场牺牲。

看到二道岗哨的消息树倒了，闫富华赶紧让史林山去给报社送信。

史林山跑了几步，扭头问：“二哥，你呢？”

“我把牛藏起来，你送完信跟报社一块转移。”闫富华镇定地嘱咐着。

史林山边跑边喊：“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！”

送完信，史林山不放心闫富华，藏在一个山洞向外张望。他看到敌人将闫富华围在中间，不时用枪托推搡他。闫富华带着敌人在山里转了大半天，最后来到二道泉的山崖顶上。

敌人应该是想问闫富华报社藏在哪里。只见他摇摇头。四处张望的敌人发现上当了，气急败坏。这时，闫富华忽然猫腰去抱敌人的腿，想与敌人同归于尽，不料身后，刺刀插进了他的胸膛，将他挑下山崖……

80年后，我来到这片山崖。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。山谷肃穆，风涛呜咽，仿佛在悲痛地诉说着什么。“孩子，你在哪里？父老乡亲在唤你回家，你听到了吗？”

后来，人们在这里建了二小像。一个英俊少年手持红缨枪，眉宇紧锁，凛然而立，一只老牛静卧在旁……

闫富华牺牲了。但他的精神不死，一直激励着伙伴们。那天，儿童团团员李兵子在另一个山头看守消息树，下山后听说闫富华牺牲了。他心里很难过，但是第二天仍然坚持执行任务。后来李兵子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，参加渡江战役，解放大西南，1952年转业回到家乡。如今已91岁的李兵子老人，坐在沙发上，背挺得很直，时刻保持着军人的坐姿。

闫富华牺牲后不久，村里来了一位白净的青年，向史林山打听他的事情。青年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方冰，服务团在8公里外的两界峰村驻扎。

大“扫荡”结束后，方冰回到两界峰，在老乡场院里遇到同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李劫夫，两人谈论起许多抗日英雄故事。李劫夫说：“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，咱们写成歌多好！让人们唱起来，流传下去。”

方冰正有此意。说干就干，他坐在老乡家门口的垫脚石上，在土造麻纸上“唰唰唰”写开了，大约一小时就写出了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的歌词。李劫夫看了很喜欢，很快就谱出曲来。连词带曲，只用了半天。随后，《晋察冀日报》发表了这首歌。接着，这首歌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和边区各剧团唱开了，在全边区都唱开了。

史林山记得，闫富华牺牲后几个月，新华电台的一位同志来到滚龙沟，教孩子们唱这首歌。当孩子们唱到“敌人将二小挑在枪尖，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”时，就再也唱不下去了。而当年与史林山一起唱歌的16个儿童团员，抗战胜利后只剩下9人……

三

“二哥，我来看你了。”或打扫杂草，或倒上一杯酒。闫富华的牺牲让史林山始终深感内疚。他觉得如果那天是二哥去送信，就不会死，是二哥把生的机会留给了自己。闫富华牺牲后，敌人多次到滚龙沟“扫荡”，始终没发现报社的藏身处。有一次史林山给报社送信摔下悬崖，幸被报社编辑救起，给他处理了伤口。

回到滚龙沟的史林山，开始了二哥未完成的人生。他念书、上夜校，当村里民兵队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党支部宣传委员、党支部书记，干的时间最长的是村史讲解员，至今已58年。今年91岁的他，依然精气神不减。

“全村劳力齐动手，个个争当英雄，党支部书记，干的时间最长的村史讲解员，至今已58年。今年91岁的他，依然精气神不减。”史林山动情地唱起来。他喜欢自编自唱，用歌声记录时代。小小村史馆，是史林山的舞台。凡是有人来参观，他必穿戴整齐，给大家讲这里的红色故事。

小小村史馆，也是滚龙沟人的英雄谱。后来，滚龙沟村分为南滚龙沟村和北滚龙沟村。上世纪50年代，南滚龙沟村老支书李全寿带领村民奋战3年，不再吃返销粮，还上交8万多斤爱国粮。1958年，李全寿代表全村参加了全国群英会，捧回国务院颁发的“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”奖状。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已是南滚龙沟村村支书的史林山，带领村民们修路植树、绿化荒山，如今这里已是一片翠绿青葱、泉水淙淙。

村史馆里还有二哥闫富华啊，史林山一直深深想念着他。

26岁入党时，史林山举手宣誓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二哥站在身旁，也神情庄严地举着拳头。小时候，他们盼着长大，长到15岁，就能入党、扛枪、保家卫

国了。

2015年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，史林山乘坐11号彩车。他感觉仿佛与二哥并肩沐浴在阳光下。车过天安门时，他举手敬礼，并在心中大声呼喊：“二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国家现在强大了，再不受欺负了！”

如今，在各界捐助下，闫富华的土坟堆换成了大理石墓碑，《重修二小墓碑记》古雅深沉。他倒塌的家被重新整修，有了完整院落。

四

上世纪90年代，人们开始寻找“王二小”。每一次对英雄的寻找，都是一场心灵的净化。人们在河北找到好几个王二小式的小英雄：顺平县野场村14岁儿童团团长王朴，拒不说出八路军、粮食藏在哪里，与118名村民一起被日寇杀害；行唐县14岁儿童团员张六子，拒不说出八路军、村干部和公粮藏在哪里，被日军吊打、火烧，被石头砸死；涞源县13岁儿童团员王二小，放牛时将日军带进八路军埋伏圈，被挑死在峡谷里的大石头上。还有山西省灵丘县的王二小，将毒药放进敌人的马料里，致使马吐白沫，在一次“扫荡”中被抓去带路，没了音信。

每当听到二小的消息，史林山都深感欣慰。他说，二小是少年英雄的群体形象，二哥不孤单。多年来，史林山一直致力于二小精神的传承。本地、外埠，学校、电视台，他讲了不下百场。他说，会继续讲下去，直到讲不动为止。他讲不动了，要让儿子、孙子接着讲……

距滚龙沟不远的寨北中学，又称“西柏坡红军小学王二小分校”。史林山常来这里给孩子们讲二小的故事。校园里也有一座二小像。每到节日，寨北中学的孩子们会唱起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，这是他们的校歌。

学校的座谈会上，孩子们踊跃发言。五年级学生霍亚聪、高梓桐、李鑫焯，热情地向我们描述了心中的王二小形象：勇敢机智、助人为乐、性格开朗、喜欢交朋友、个子很高、有点瘦、皮肤黑一点……

我还曾驱车来到涞源县上庄乡王二小希望小学。学校简朴的墙壁上挂满英雄头像。9岁的谷清长大后想当一名女军医，喜欢读书的董少博什么都想试试……今天的孩子们，听着少年英雄的故事，在英雄精神的激励下，花一样地盛开着！

告别史林山。望着他拄杖的身影越来越小、越来越远，我心中升起浓浓的离情，仿佛重温了一段澎湃的历史。历经一切，精神不坠，就像这太行山的石头，平凡而坚毅，这就是可爱可敬的老区人民啊！战争年代，他们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。现在，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，老区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，老区人民的日子也越过越好……



我的家乡上饶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这里有“天下秀”的三清山，巍峨雄奇的北武夷，神奇的丹霞龟峰，最美的乡村婺源。

上饶更是一片红色的土地。这里，曾发生过“两条半枪闹革命”的漆工镇暴动、弋阳和横峰地区著名的“弋横起义”；这里，曾建立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；北上抗日先遣队三百多位伤病员壮烈牺牲的德兴梧桐洞，在这里；二十一位勇士弹尽粮绝后奋勇一跃的广丰红军岩，在这里；关押着新四军将士和爱国人士的监狱上饶集中营，也在这里……

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，发生在这里的牺牲故事、革命精神，以及“爱国、创造、清贫、奉献”的方志敏精神，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上饶这片水土的风貌，更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

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的我，正是沐浴着这片土地上红色的光辉成长起来的。

记得刚上小学时，老师就跟我们语重心长地讲方志敏“两条半枪闹革命”的故事。老师告诉我们：“‘两条半枪闹革命’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上饶，方志敏就是我们上饶人！”从那时起，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便植下了红色的种子，留下了方志敏的形象。后来，渐渐长大的我们知道了更多方志敏的故事，读了他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，对家乡这位革命先烈的了解也越来越多。学校还组织我们到上饶本地的红色革命遗址参观。在烈士陵园那高高矗立的纪念碑前，我们集体向革命先烈宣读爱国誓言和努力学习决心书。此时，革命前辈的崇高精神已像青松一样深植我们的心田。

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我才知道，原来，对于方志敏革命事迹的熟悉，对于红色基因、红色血脉的继承，已经成为生活在上饶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集体认知，并成为这座城市数十年来发展与进步的不竭源泉。

是的，在上饶，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民间组织，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民众，都因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而倍感骄傲，因这里遍地是红色革命遗址而倍感光荣，因这里是革命先烈方志敏的故乡而倍感振奋。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颂着革命的故事，纪念着心中的英雄。上饶现有四个国家级、八个省级、四十八个市级和一百多个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此外，还建有方志敏干部学院，专门用来传承红色文化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“爱国、创造、清贫、奉献”的方志敏精神，在上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上饶人的座右铭。怀玉山是方志敏同志不幸被捕的地方。如今，



上饶城市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